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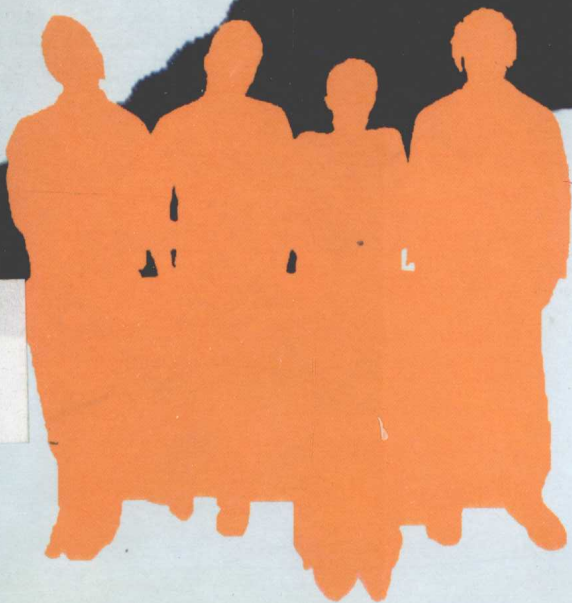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新作家宝库丛书

责任编辑 白连国
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

● 著者 陈记忠



● 作家出版社
● 新作家宝库丛书
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

● 著者 陈记忠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/陈记忠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063-2078-3

I. 小… II. 陈… III. 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108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4591号
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

著者:陈记忠

责任编辑:白连国

装帧设计:六书文化工作室

责任印制:蒋卫民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8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18千字

印张:8印张

印数:1-1000册

版次:2006年1月第1版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5063-2078-9/I·2138

定价:18.80元



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家版图书 印刷错误 随时退换

中国教育的“世外桃源”

——《小河里的生命之花》序

文/周拥军

陈记忠先生的这几篇小说都是在谈教育问题的。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。谈到教育问题，我曾在网上读了一篇湖南某大学教授的一篇演讲文，文章很精彩，现引用过来部分谈话，以作抛砖引玉之用。

“……一个学校好不好，不是谁指定，要靠自身的发展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对学校的评价标准是有问题的，包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是有问题的。……现在我们那些高中，无聊透顶，正课老师在课堂上不讲，收费的课再讲正课的内容，才把那些所谓对付高考的真才实学讲出来。他为什么要办班呢？他要创收，什么都和经济挂钩。教育不是产业，是一种公益事业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变了味道，一天到晚收钱。小学、初中你收什么钱嘛！那是义务教育。根据宪法，应该是国家全部包下来，个人不要出一分钱。我到日本去看多少个小学和中学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国家做的都是违背宪法的，小学和中学都是国家办，民办你收费也是违背宪法的。大学可以收费，我们什么东西都照宪法来，我们找了150个学校的校纪校规，每一本都有严重的错误。……”

“……我们学校扼杀学生的天性，把学生所有的棱角都磨掉了。我们学校中学教的课程，有一半孩子一辈子都用不着。我们高考的内容，有2/3是孩子一辈子不会再考的。你说高考选才，你那几张卷子，就能把一个合格的人才选出来吗？我看你是在考学生背书。老师就猜题。出卷子的就让老师猜不到，我出了多少年题，我就是要让老师猜不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到。你们猜到,我们的水平就无法体现。坑害的就是中国下一代。我们现在高中毕业生只会高考,不会别的。什么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,都没有,就是面向高考。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精神,抛到九霄云外了。”

……

这是中国教育普遍的现象,同时,也反映了应试教育的弊端,似乎与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目的地没有什么两样。人们对于孩子的教育,社会认同的是学习成绩好,某某大学毕业等等?招工、就业也要认文凭的,完全是一套忽视了人的天性的做法。

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,诸如中学生高消费、吸毒、怀孕、偷盗、强奸等社会丑恶现象自然是屡见不鲜。一方面,我们深感痛心和担忧,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教育。

但我欣喜地看到,在陈记忠的笔下,对于乡村教育的清新描述,却是释放人的天性的。可以说,他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幅中国教育的“世外桃源”——在《小河里的生命之花》中,主人公骆茜因“早恋”和“勾引老师”莫须有的“罪名”被县一中开除,骆茜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转学到县二中,在班主任徐之健和孟玉霞等同学的帮助下,重新打开心灵窗,勇敢面对生活。一个学生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和培养,同时也挽救了一个人的人生。表现了徐之健循循善诱、因人施教,充满爱心的教师的光辉形象。好一派“人类工程师”灵魂深出的“世外桃源”之景。

在《情系柳溪》中,作者虽在讲述两个农村老师的恋情,却又是描绘美丽的、纯洁的、自然的教育环境——柳茜和盘河两位老师带着孩子们走进森林和河流,教孩子们读书识字,寓教于乐,完全抛开了“课堂灌输”的模式,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。尤其作者对柳溪村的风景描写,无疑就是人们心中教育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在《天使的爱》中,作者笔锋一转,讲述了中学教师白草和一群在青春期骚动的中学生的故事。白草通过家访、通过谈心,与同学们做真正的朋友,逐步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,帮助他们走出“灰色”的心灵地带,健康成长。文中讲述白草为了帮助山石同学不健康的性心理,下地帮山石妈干活,以身与山石拥抱、甚至在山石受伤的情况下为他洗

澡。这些举动,与山石的亲人无疑。这篇小说,虽有理想中的成分,但“老师就是学生的亲人”这一理念却是真挚和感人的。

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,并不是单一的。虽然现在中国教育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。但我们欣喜地看到,我国教育职能部门和教育工作者正为了教育理想不断努力。2005年11月10日,教育部在《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》中表明了决心:“2007年将在农村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实现‘两免一补’政策,2010年力争在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,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。”届时,中国的教育将得到长足的发展,中国教育的“世外桃源”将不再是人们心中的梦。

祝愿中国教育日益强大。是以为序。

(作者系北京六书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)

目 录

序	(1)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	(1)
情系柳溪	(72)
天使的爱	(162)
后 记	(24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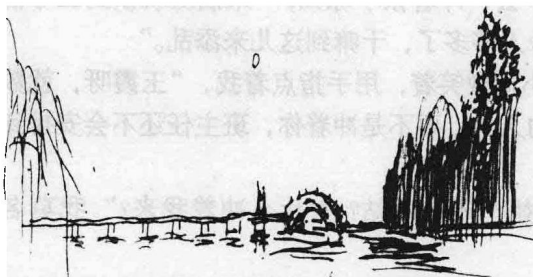
小河里的生命之花

第一章

你虽在困苦中也不要惴惴不安，往往总是从暗处流出生命之泉。

——萨迪

一 孟玉霞



中午十二点三十分，县二中午休的铃声准时地响了。这清脆的铃声，好似一阵冲锋的号角，鼓舞了埋伏在树上的知了，于是，知了们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拼命地嘶叫着。

在这一阵阵知了的包围声中，总会有一阵小小的骚动。高三（6）班的女生宿舍里，阮玉荣在梳头，我在看书，其他同学则躺在床上，正扯着、争着伊拉克战争、车臣恐怖事件、美国总统竞选、中国女篮、高考改革、中国电影分级制、街上的流行服装及化妆品……

“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流行低领口的带装，如果我们女生一律穿上这种服装，我打赌对面的男孩就会看过来。”罗丽梅笑嘻嘻地说。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“行啦，行啦，什么低领口的带装，那是我们享受的吗？”严迪不满地瞪着罗丽梅。

张琳走到罗丽梅旁边，故意拉拉她的领口，打趣儿说：“我发现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，男生都不会看你一眼。”

“是不是嫌不够味？”罗丽梅仍不气不恼地说。

门，“嘭”地一声被舍长张小琼推开了：“什么不够味？我给你们添味来了。”

“好啊，添什么味？”罗丽梅来劲了。

“添一位新同学。”张小琼边说边走到我面前，她指着我旁边的一个空床位，“劳驾，帮收拾收拾。”

“是县一中转学来的吧？”阮玉荣盘着头发凑过来。

“是啊，是一中的。听说是个女秀才呢。”张小琼边收拾东西边说。

“是叫骆茜吧？”阮玉荣轻蔑地说。

“噢，是叫骆茜，班主任说安排在我们宿舍比较合适。”

“不合适！”我把书一丢，冲着张小琼喊，“来插班就该到二号宿舍，她们人少，我们宿舍人够多了，干嘛到这儿来添乱。”

“喂，你别急！”张小琼微笑着，用手指点着我，“玉霞呀，就数你多事，可这是个特殊的人物，要不是冲着你，班主任还不会安排到我们宿舍呢！”

“这就怪了，我是她姐？还是她姑？为什么冲着我来？”我莫名其妙。

“说正经的，玉霞，”张小琼凑近我，“骆茜是一中转学来的，其他班都不愿接收她，要不是我们班主任，她也许就没有书读了。班主任说，你待人热情，同情弱小，只有我们宿舍能容纳她。”

“如果她是个女流氓，我也同情她？”

“她和女流氓差不多，你们不认识她，我却认识她。”阮玉荣说，“骆茜是个极爱出风头的人，她爱唱歌跳舞，学校的每一次文艺活动都少不了她，她爱写爱画，班里的每一期黑板报都少不了她，因此，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许多男生都围着她转，高二时和男生谈恋爱被学校处分过呢。这回，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被开除吗？是她勾引年轻的班主任谈恋爱……”

“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。”张小琼制止阮玉荣。

“我怎么不了解情况，是我的一个邻居说的，他与骆茜同班。”阮玉荣狠狠地说。

“我也有一个同学与骆茜同班呢，我怎么没听说这事。”罗丽梅说。

“得得，都别说了！”我抓起书本扬了扬，“笛福说过，‘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，一不小心，害人者自己会弄得满身肮脏’，我们不了解情况，就不要背后说人是非。”

看到我的认真劲儿，大家就不再议论骆茜了。这时，罗丽梅悄悄地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的书，“你的歪理出自什么歪书。”

“《笛福文选》呗。”我说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罗丽梅追问。

“小夫子的，怎么样？”我把班主任称之为小夫子，因为他手上随时都带着书，而且整天板着脸，就跟别人前世欠着他什么东西似的。

“玉霞可是忘恩负义之辈！”罗丽梅笑着摇着我的肩膀，“你忘了人家班主任半夜送你上医院的时候啦！什么小夫子小夫子的。”

“他就是小夫子！”我的嘴可不会服输，“论学问他确实可以，论教学也数一流，论为人他得向我学。就说这本《笛福文选》吧，那天他正看得入迷，我说徐老师你能施舍这本书给学生吗？他先是一愣，然后又是板着脸说，玉霞同学，你怎么说话乱用词语呢？我说，学生知识浅薄，说吧，你到底施舍不施舍？他生气了，脸带愠色地说我不施舍你又怎么样，我说徐老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，哪有不施舍给学生的。这不，书就到我手上了。”

全宿舍的女生都笑了。连阮玉荣也嘲笑我说：“玉霞呀，就你难缠，你在这里编派人家班主任，算不算背后说人是非？”

这个阮玉荣，她可没忘记杀回马枪，可我自有杀手锏：“我说的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是事实，不是背后说人是非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争了。”张小琼大声地制止说，“那个骆茜的事，要是玉霞实在不欢迎，我去跟班主任说。”

“谁说我不欢迎，别让我做坏人，你就说我热烈欢迎她来好啦！”

……

她来了，和阮玉荣说的不大一样。她身材修长，但显得略瘦。她背上、手上全是行李，走路十分吃力。张小琼她们急忙上前去帮她，却被她谢绝了。她面无表情，目光呆滞，好像泥塑木雕一般。可在她身上，我仍然发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美。我知道，按照现在女生的审美观点，她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然而就像是冰天雪地里发现了一朵腊梅花；万绿丛中找到了一点红——她的整个形象和气韵都令人感到文雅和脱俗。

也许是因为她与男生“谈恋爱”、“勾引年轻的班主任”这个“最初印象”吸引了我吧，我主动凑上去与她谈话。可直到午休结束，她也没同我说上三句话。

读别人是很有意思的，它可比读那些 ABC 有趣多了。像我们一号宿舍的女生。阮玉荣来自山区农村，她其貌不佳，却爱梳妆打扮，尤爱往男生堆里钻，常在男生面前编派其他女生的不是，为此男生们大都对她近而远之。若论学习，她够得上刻苦，她把老师的指令当圣旨，将各学科的练习题从头到尾按顺序一题不漏的做下来，遗憾的是做错的很多。

严迪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，她个子不足一米五，身上的衣服也永远是皱皱巴巴的，冷不丁一看，会把她误认为还流鼻涕的小学生，然而就是这位戴眼镜的“小学生”，却是我们班上的学习“尖子”。不过，这“尖子”称号的得来实属不易，它是用身体发育不良和近视眼睛换来的。

那么罗丽梅呢？她是我们一号宿舍的美人儿，她今年十八岁，身高一米六〇，头发特别黑，眼睛特别亮，嘴唇特别红，皮肤特别白，天生丽质。只要见过她就能知道什么是青春。罗丽梅学习不怎么刻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苦，做习题常偷工减料，但她的成绩并不差。她常说，做学生的，既要懂得学习，也要懂得生活，那样才不虚度青春。对她，我还真是木头眼镜儿——没看透呢。

至于张琳，她是那种没棱没角的角色儿，一句话，泥做的。而张小琼呢？活泼开朗，敢做敢为……

看了一个中午的书没翻过几页，读书实在是太苦了。“知识是一种快乐”，搞不懂是谁说的，也搞不懂快乐在哪里？……新来的骆茜还在望着窗外发呆，她不会是被学校冤枉的吧！近年来的学校教育，一切都在向分数看，做学生的只能读课本做习题，稍有逾越，便被看成是另类。今天，国家的课程改革、考试改革全面开展了，但愿能给学生一片开阔的天空。

二 骆茜

雪白的墙壁，明净的窗子，窗子外面如茵的草地。这就是我的新宿舍。要是生活本身也有这么清新就好了。然而这些仅仅是生活的表象，生活本身是灰色的，灰色的人，灰色的思想。不然，我不会转学到这里来，不然，我与男生的正常交往不会被诬蔑为越轨，被老师侮辱，不会被诬蔑为勾引老师。

也许我不该想这些，因为我还要生活下去，学习下去。但生活本身又是这么的冷酷，这么的虚伪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学会孤独。我可以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那个只用一只笔，就可以让思想自由奔驰的世界。

“一片屋顶，阳光映照在一处平原上，一条小路的芳香，都全使我产生奇异的快感，使我顿时停下脚步来……我呆呆地站在哪里，丝文不动，凝望，呼吸，尽量怀着的意念越过形象或芳香……”（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语）

“骆茜，去上课了。”

好像有人叫我，是的，这是在二中高三（6）班的女生宿舍里，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叫我的舍长张小琼。自从我踏进这个宿舍以后，张小琼就一直注视着我，还有那个叫玉霞的女生，眼睛也好像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，也许我在她们眼里真正成了另类。看吧，我不在乎。

走进教室，全体同学都在向我行注目礼，这是意料中的事。我昂起头，目不斜视，走到班主任为我指定的位子坐下，想不到的是与我同桌的竟是玉霞。

“徐老师上课挺有趣的。”玉霞凑近我的耳边说。

让有趣见鬼去吧。现在的老师，为了自己的教学成绩，有哪个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学生的。

“徐老师上课允许学生争论，允许学生固执己见，允许学生持保留态度，允许学生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思想冲撞。”玉霞再次凑近我的耳边说。

我没有理睬玉霞，也不相信玉霞的话。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还没有发现哪个老师允许学生与他进行面对面的思想冲撞，更可恨的是，有些老师表面对你好，骨子里对你不怀好意……

“鲁迅杂文的风格是锋利、冷峻。面对对手，他放笔直书，触及的力量大如狂飙。他那凛冽冷峻的风格，能置对手于无力反抗之境地……”

这是玉霞的发言，她的讲话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回过神来，这才知道我是在课堂上。现在，课堂上十分热闹，玉霞的话刚说完，立即遭到了反对派的反驳，而且言辞十分尖锐。我抬起头来看看老师，发现他十分严肃地站在讲台中间听同学们的争论，偶尔会露出赞许的神色。当同学的争论接近尾声时，他说话了：“鲁迅的风格的确是锋利冷峻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，时代需要用笔做刀枪的文坛战士！试想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，我们是需要直面社会的勇士呢，还是需要风花雪月的文人？”他的话说完了，我感觉到他声音宏亮，吐字清楚，语言洗炼。我这才注意地望着他。他很年轻，五官端正，身材适中，气质冷峻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心里有些震动——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师。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课后，同学们都走出教室了，我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，徐老师向我走来，我抬起头，正好碰上他的眼睛。很黑，很深，深不可测，使人想起大海。

“下节课到我房里来好吗？”

我低头沉思，没有回答。

“孟玉霞同你一起来。”

我不置可否，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。

我默默地望着眼前这个年轻的班主任，他不会像我的原班主任那样人面兽心吧？难道我就这么贱，我的命运就这么捏在别人手里？

他一直盯着我，等待着我的回答。

“好吧。”我终于从喉头挤出两个字。

第二节是自习课，孟玉霞来叫我，我跟她一同去徐老师房间。

“小夫子虽然冷峻，但你不要怕他。”玉霞说。

从她嘴里，我知道女生给了班主任一个“小夫子”的雅号。

“小夫子虽然冷峻，但心眼不坏。”

看得出玉霞在赞扬他，见我仍不说话，玉霞转了话题，“今天这节课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”

面对这位机灵的、热心肠的同桌，我不能太没礼貌。于是回答道：“徐老师都是这样上课吗？”

听见我说话，玉霞显然高兴了。她说：“小夫子平时对人很严肃，特别是对女生，可以说是冷漠，但他的课上得很好，他朗诵课文很有激情，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很是深刻和精辟，就像刚才那节课。”

听得出玉霞很欣赏徐老师的学识和上课艺术，而他的人品怎么样呢？该不该向玉霞打听打听？算了吧，刚才玉霞不是说了吗，他很冷漠。看来，人都是自私的。那么，他今天找我干什么呢？了解我的情况。随他问去吧，我的回答是沉默。

“这里就是徐老师的房间。”玉霞把“小夫子”改称“徐老师。”

这是一栋教职工的单身宿舍楼，徐老师住在二楼楼梯旁的第一

间。玉霞上前叫门：“徐老师在家吗？”

“是骆茜同学吧，请进！”

走进徐老师的房间，他让我和玉霞坐到他的床沿上，他自己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。坐下以后，我等待着他的审问，可是，他只埋头看书，好像我和玉霞不存在似的，真是冷漠无情的人。不问更好，我不愿揭开过去的伤痛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徐老师，要是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“别急。”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还是那一片黑色的海洋，但脸色仍然冷峻，“还有半页书，你就耐心等会儿吧。”

等就等吧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大不了就是“你真的勾引班主任啦。你怎么读高中就与男生谈恋爱啦？”之类的问题。要是他硬逼迫我回答，我就说一个字——是！主意一定，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，趁他还在看书的时候，我打量了一下他的房间。房间很小，大约只有十二平方米。房里只有一床一椅。要说特别，就数靠墙边的两个大书架了。书架上摆满了书，而且都贴有编号，难怪玉霞她们叫他“小夫子”。再看玉霞，她静静地坐在我旁边，手里摆弄着钥匙串上的玉观音，不急也不躁。好啊，今天我就与你们耗，看谁的定力强！……

“骆茜。”徐老师终于忍耐不住了，我蔑视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扬了扬手中的书，我仔细一看，那是《中国校园文学》杂志，一共五期。“你发表的几篇文章写得很精彩。”

原来他在看我发表的文章。他会欣赏我？不会！那么是迂回进攻！我不怕！

“你的文章写得自然传神，轻灵流利，仿佛山涧那清亮的小溪一样给人以艺术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。”徐老师眼盯着我说。

“徐老师过奖了，我那是瞎编的。”我言不由衷地说。

“不！你写的文章很真实。”徐老师很认真的样子，“就说那篇《生命之歌》吧，你写了女主人公带着青春的向往与骚动，要在第一缕曙光中汲一口草尖上多情的露珠，用清新铸造自己强烈的诱惑；要到早春刚刚拨响的严冬冻僵的琴弦里，捕捉那属于自己的旋律；要在

□小河里的生命之花□

朦胧的拂晓驾着红帆驶出早春的港湾，去收获赶海的喜悦与拼搏的欢乐；要告别童话走向成熟，去认识自己认识人生。你写了女主人公站在山的脊背上唱出了青春期的歌。这样优秀的文章，能瞎编得出来吗？”

徐老师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没离开我。我努力捕捉他眼睛深处的东西，似乎有一种期待，信赖，赞许，关心，又似乎都不是。不过，他既然用一种平等的口气对我说话，而且能一眼看出我的文章那深层的内涵，并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说明他确实很有才华，那么我总该心平气和地回答他吧。我说“徐老师你真的抬高我了，我写的文章还很稚嫩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“好吧，今后我们互相学习。”他继而转向一直静听的玉霞，“孟玉霞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老师，你要多向骆茜同学学习。”

“请多多关照。”孟玉霞调皮地对我说。

“今天就谈到这里吧。”说完徐老师送我们出门。

走出班主任房间，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绿茵茵的，我真的解脱了，原班主任的房前是没有这片开阔的草地的。

三 徐之健

早晨，凌校长打来电话，问骆茜的情绪怎么样。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健康发展，教育好一个学生远远胜过考个100分。他告诫我，不要像其他班主任那样歧视骆茜，一定要关心教育好她。

这使我想起了骆茜来报名的时候，凌校长把我们几个班主任召集在一起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骆茜的情况，然后对伍老师说：“这个学生就安排到你班里吧。”

“当然……可以。可是……我班女生太多了……”

“那就交给卿老师吧！你是老班主任。”凌校长有点不高兴了。

“校长，我班女生没单的，不好安排座位，我看……我看是不是安排给徐老师？他班女生少，班级也管得好……”

“校长，这个学生就交给我吧！”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不愿让大家为难。

凌校长看看我，再看看其他几个班主任，见大家没什么反应，于是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骆茜来了，是凌校长亲自带到办公室来的。我把注册簿交给她，她填写完后交给我：“徐老师，这样写行了吗？”

我看过她填写的内容，发现她的字写得十分秀丽，我说：“你写得很好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一笑：“徐老师，安排我住哪里呢？”

“往一号宿舍，等会儿我叫舍长张小琼带你去，你先在这里等等吧。”我说。

“那谢谢徐老师。”说着她又看了我一眼。

我分明看到，骆茜的眼光虽然呆滞、冷漠，但眼神是纯洁的，这从她那黑得像葡萄似的眼珠里可以看出。我想有这样一双纯洁眼睛的女孩子，怎么会跟早恋、勾引班主任联系在一起呢？唉，先别想这些事情，想也白搭，我总不能直接跟她说你勾引班主任啦什么的。

“报告！”张小琼来了，我向她简单地介绍了骆茜的情况，之后她带着骆茜走了。望着骆茜修长的背影，我不由地又想，十七、八岁的女孩子，已经是大姑娘了，教育不好，是容易吃青橄榄的，就像我们班里的阮玉荣。

那是我刚接手这个班级的时候，阮玉荣很喜欢到我宿舍里来，开始向我借书，后来帮我打开水、扫房间，我以为这是一般女孩子的热情开朗，再后来争着为我洗衣服，被我拒绝后，她不高兴了。有一天她对我说：“徐老师你看不起人！”

我说：“我怎么看不起人啦。”

她说：“学生为老师做些小事是应该的，可是你不让我做，这不是看不起人又是什么？”

“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”我严肃地说。

“助人为乐也是我做人的原则。”她理直气壮地说。